書名	魏書（第　捌　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玖下至第拾叁（總卷魏書弍拾壹下至弍拾伍）
葉數	捌拾肆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弍分　廣壹尺弍寸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書幾魏傳幾魏書列傳幾魏書列傳幾不（律）（間無魚尾或有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種幾）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有缺葉爛版水痕模糊之字間有墨筆描寫或粘補
覆查加注	

檢查者　李文濤
覆查者　龔汝儁

中華民國十三年　捌　月　拾伍　日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溺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號瘠三年弗參士庶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幸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方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

南代以緦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關
建五等食邑三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
鄴城王高祖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
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
並茂詎能降鳳乎緦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
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緦曰昔在虞舜鳳
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鳥鳳鳴於岐山未聞降梧
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
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
始君臣肅然及將罷未也醼情始暢而流景
將頹竟不盡歡緦光故重引卿等因御觀
桐鸞曰其稍其稍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
令儀今林下諸賢是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
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緦詩高祖仍歎之改
一字曰昔祈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緦詩
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緦對曰臣露此拙方見
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
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緦曰臣聞詩三百一言

可藏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飜裘解
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秋何容
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魏文于
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
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飜曰吾始作此詩雖
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
也時飜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繖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此詩亦調責吾耳翻曰

弟飜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飜禍與身
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
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
南討漢陽假飜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飜以
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
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
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
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
高祖大笑執飜手曰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

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
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
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雅早登纓紱矢過庭
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
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
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
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
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百千載一時從征沔
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使交敵可勑將士肅
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
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
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蹟什臣謂大吉高祖戲
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
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
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
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
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

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
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
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
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
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蚩於
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
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
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
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勑仍
執沖遜難違清挹雅芬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
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
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
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
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
宗之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
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蠲
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

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
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
受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揔軍國之務遐
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嘗世之上醫也先是假
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
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
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
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
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
治勰以高祖神方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
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
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紫幸鄴
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
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
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蕩寇戎
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筭從討新野有克城之
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

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
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
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緦悲泣對曰
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
伍豈謂上靈無驗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
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茶蓼必破慧景等勳增
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
成痾頃發次頻第六弟緦孝均周弟感侔姬旦
遺食捨寐動止必親藥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
保康寔賴同氣又秉務綱政百司吳憲綱維折
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展處戎於荐逼之
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
褒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
功可增邑一千戶緦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
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
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
但可祗膺尋以緦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

總使臣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揔攝六師是時高
祖不豫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
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
戎務侍疾皆悉於汝軍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
[illegible]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入以違
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
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總曰吾患
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
等出戰諸將大破之總部分諸軍將攻戰聖其

夜奔退高祖疾甚謂總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
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
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總泣曰士於布衣
猶為知己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
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退邇復參宰匠機政
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
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

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曰
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
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
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
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丘
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
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蟬捨冕遂其沖
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
汝爲孝子勿違吾勑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秘喪
事繼位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
孝文回輦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
內侯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
得都僉欒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
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還宮至魯陽乃
發喪行服世宗即位總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
陽王禧疑總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
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兄
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

難禱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全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會陽世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勑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

表德道貴前王庸勲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
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宣漢寵絶列蕃彭城王勰
景思内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
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
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
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
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絶未足以上酬勲德且可
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倍
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
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
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
戀顧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勰
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
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
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
任屬保傅出居蕃陜入御袞章内外克諧民神
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

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簡刑道禮
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
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
景略面縛出降自勰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
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万計
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
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
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
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万伯

之等僅以身免亦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
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
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
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衝
蓋飄颻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
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歛嘉
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黄門侍郎鄭
道昭就彼祗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
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

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勰曰比鳳皇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陷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尉悲佇勰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宿之驅率蟻徒侵擾邊保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縶維不許雖臨崩遺

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顯常悽然歎息以詔旨
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
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
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勑
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
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
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
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
壯士六十餘人召禧勰詳等列入見之於光極
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殺不容仰遂沖操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勑今遂叔父高蹈之意
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
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
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
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勑揔戎
淮肥雖無功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
非據之任臣頻煩于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
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

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勑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自固賁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皆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常不賴明師伏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必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篡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王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

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
兼家國理絶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
人書於勰曰諦言奉還告承猶執沖遜諦實闇
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
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顧紆
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
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
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
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絶知己之遊唯對妻

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
士有才學者每旦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
風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
以美容皃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
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
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
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
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
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

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撾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

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龔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

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追崇褒寵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結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穆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早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輿閤罪王內親藥膳外揔六師及宮車晏駕上

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濟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
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亹亹
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
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公
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爲美
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徐謚
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
及其帝郎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
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惠祖語在孝惠准奏或傳

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孝武孫少有氣節肅宗初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孝武孫少有氣節肅宗初
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闚覦邊境
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籍先資紹鄉食厚
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
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
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
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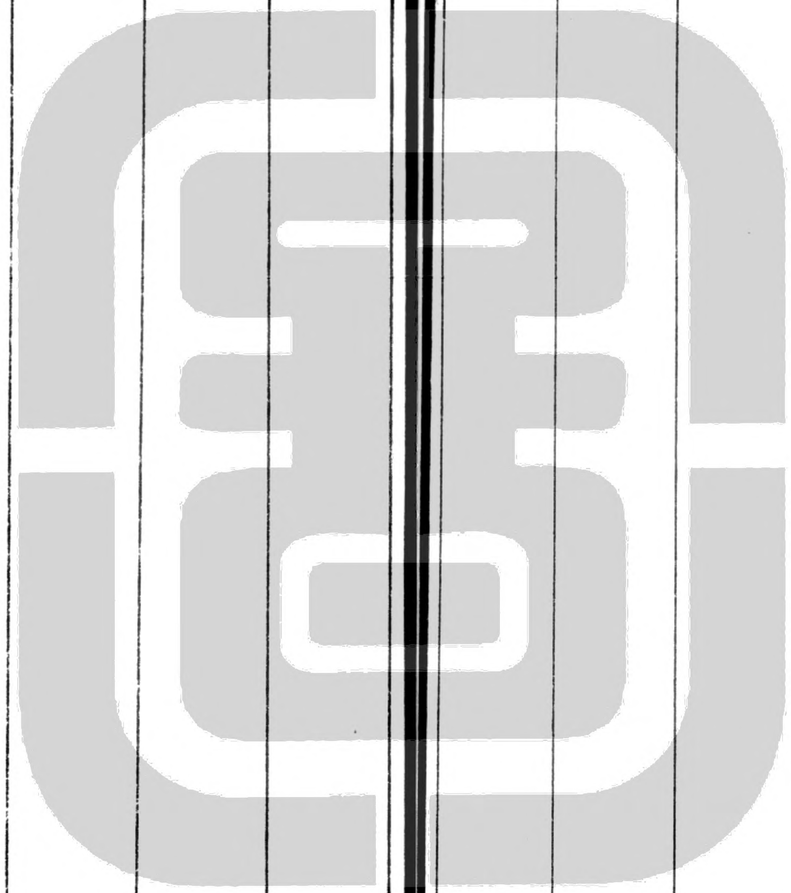
彭城郡王辯堅守擒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効孝
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
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
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
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子
詔字世胄龔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詔弟龔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
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
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
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
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管協翼先朝導
馮末命扶輔齊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餘
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
守約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
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動勳德者也可以襲爵
封戶別封二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三百戶以
慰仁魂徽卽朝典

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
史未幾遇患優遊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
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益州刺史
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
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并
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於晉
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侯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

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
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
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
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
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

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蔡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勳洛閒言一入卒不全志馬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魏書二十一下